

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
## 第一回 設陰謀臨產換太子 奮俠義替死救皇娘

詩曰：紛紛五代亂離間，一旦雲開復見天。

草木百年新雨露，車書萬里舊江山。

尋常巷陌陳羅綺，幾處樓臺奏管弦。

天下太平元事日，鶯花無限日高眠。

話說宋朝自陳橋兵變，眾將立太祖為君，江山一統，相傳至太宗，又至真宗，四海昇平，萬民樂業，真是風調雨順，君正臣良。

一日，早朝，文武班齊，有西臺御史兼欽天監文彥博出班奏道：「臣夜觀天象，見天狗星犯關，恐於儲君不利。恭繪形圖一張，謹呈御覽。」承奉接過，陳於御案之上。天子看罷，笑曰：「朕觀此圖，雖則是上天垂象，但朕並無儲君，有何不利之處？卿且歸班，朕自有道理。」早期已畢，眾臣皆散。

轉向宮內，真宗悶悶不久，暗自忖道：「自御妻薨後，正宮之位久虛，幸有李、劉二妃現今俱各有娠，難道上天垂象就應於她二人身上不成？」才要宣召二妃見駕，誰想二妃不宣而至，參見已畢，跪而奏曰：「今日乃中秋佳節，妾妃等已將酒宴預備在御同之內，特請聖駕今夕賞月，作個不夜之歡。」天子大喜，即同二妃來到園中，但見秋色蕭蕭，花香馥馥，又搭著金風瑟瑟，不禁心曠神怡。真宗玩賞，進了寶殿，歸了御座，李、劉二妃陪侍。宮娥獻茶已畢。

天子道：「今日文彥博具奏，他道現時天狗星犯關，主儲君不利。朕雖乏嗣，且喜二妃俱各有孕，不知將來誰先誰後，是男是女。上天既然垂兆，朕賜汝二人玉璽、龍袱各一個，鎮壓天狗沖犯；再朕有金丸一對，內藏九曲珠子一顆，係上皇所賜，無價之寶，朕幼時隨身佩帶，如今每人各賜一枚，將妃子等姓名宮名刻在上面，隨身佩帶。」李、劉二妃聽了，望上謝恩。天子即將金丸解下，命太監陳林拿到尚寶監，立時刻字去了。

這裡二位妃子吩咐擺酒，安席進酒。登時鼓樂迭奏，彩戲俱陳，皇家富貴自不必說。到了晚間，皓月當空，照得滿園如同白晝，君妃快樂，共賞冰輪，星斗齊輝，觥籌交錯。天子飲至半酣，只見陳林手捧金丸，跪呈御前，天子接來細看，見金丸上面，一個刻著「玉宸宮李妃」，一個刻著「金華宮劉妃」，的甚是精巧。天子深喜，即賞了二妃。二妃跪領，欽遵佩帶後，每人又各獻金爵二杯，天子並不推辭，一連飲了，不覺大醉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，立為正宮。」二妃又謝了恩。

天子酒後說了此話不知緊要，誰知生出無限風波。你道為何？皆出劉妃心地不良，久懷嫉妒之心，今一聞此言，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宮；自那日歸宮之後，便與總管都堂郭槐暗暗鋪謀定計，要害李妃，誰知一旁有個宮人名喚寇珠，乃劉妃承御的宮人。此女雖是劉妃心腹，她卻為人正直，素懷忠義，見劉妃與郭槐討議，好生不樂。從此後各處留神，悄悄地窺探。

單言郭槐奉了劉妃之命，派了心腹親隨，找了個守喜婆尤氏；這守喜婆就屁滾尿流，又把自己男人托付郭槐，也做了添喜郎了。

一日，郭槐與尤氏秘密商議，將劉妃要害李妃之事，細細告訴。奸婆聽了，始而為難。郭槐道：「若能辦成，你便有無窮富貴。」婆子聞聽，不由滿心歡喜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對郭槐道：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郭槐聞聽，說：「妙！妙！真能辦成，將來劉妃生下太子，你真有不世之功。」又囑咐臨期不要誤事，並給了好些東西。婆子歡喜而去。郭槐進宮，將此事回明，劉妃歡喜無限，專等臨期行事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的到了三月，聖駕至玉宸宮看視李妃，李妃參駕，天子說：「免參。」當下閒談，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宮八千歲的壽辰，便特派首領陳林前往御園辦理果品，來日與八千歲祝壽。陳林奉旨去後，只見李妃雙眉緊蹙，一時腹痛難禁。天子著驚，知是要分娩了，立刻起駕出宮，急召劉妃帶領守喜婆前來守喜。劉妃奉旨，先往玉宸宮去了。郭槐急忙告訴尤氏。尤氏早已備辦停當，雙手捧定大盒，交付郭槐，一同至玉宸宮而來。

你道此盒內是什麼東西？原來就是二人定的好計，將狸貓剝去皮毛，血淋淋，光油油，認不出是何妖物，好生難看。二人來至玉宸宮內，別人以為盒內是吃食之物，哪知其中就裡，恰好李妃臨蓐，剛然分娩，一時血暈，人事不知。劉妃、郭槐、尤氏做就活局，趁著忙亂之際，將狸貓換出太子，仍用大盒將太子就用龍袍包好裝上，抱出玉宸宮，竟奔金華宮而來。劉妃即喚寇珠提藤籃暗藏太子，叫她到銷金亭用裙勒死，丟在金水橋下。寇珠不敢不應，惟恐派了別人，此事更為不妥，只得提了藤籃，出鳳右門至昭德門外，直奔銷金亭上，忙將藤籃打開，抱出太子。且喜有龍袱包裹，安然無恙，抱在懷中，心中暗想：「聖上半世乏嗣，好容易李妃產生太子，偏遇奸妃設計陷害，我若將太子謀死，天良何在？也罷！莫若抱著太子一同赴河，盡我一點忠心罷了。」

剛然出得銷金亭，只見那邊來了一人，即忙抽身，隔窗細看。見一個公公打扮的人，踏過引仙橋，手中抱定一個宮盒，穿一件紫羅袍繡立蟒，粉底烏靴，胸前懸一掛念珠，項左斜插一個拂塵兒，生的白面皮，精神好，雙目把神光顯。這寇承御一見，滿心歡喜，暗暗地念佛說：「好了！得此人來，太子有了救了！」原來此人不是別人，就是素懷忠義、首領陳林。只因奉旨到御園採辦果品，手捧著金絲砌就龍妝盒，迎面而來。一見寇宮人懷抱小兒，細問情由。寇珠將始末根由，說了一回。陳林聞聽，吃驚不小，又見有龍袱為證。二人商議，即將太子裝入盒內，剛剛盛得下。偏偏太子啼哭，二人又暗暗的禱告。祝贊已畢，哭聲頓止。二人暗暗念佛，保佑太子平安無事，就是造化。二人又望空叩首罷，寇宮人急忙回宮去了。

陳林手捧妝盒，一腔忠義，不顧死生，直往禁門而來。才轉過橋，走至禁門，只見郭槐攔住道：「你往哪裡去？劉娘娘宣你，有話面問。」陳公公聞聽，只得隨往進宮，卻見郭槐說：「待我先去啟奏。」不多時，出來說：「娘娘宣你進去。」陳公公進宮，將妝盒放在一旁，朝上跪倒，口尊：「娘娘，奴婢陳林參見，不知娘娘有何懿旨？」劉妃一言不發，手托茶杯，慢慢吃茶，半晌，方才問道：「陳林，你提這盒子往哪裡去，上有皇封，是何緣故？」陳林奏道：「奉旨前往御園採辦果品，與南清宮八大王上壽，故有皇封封定，非是奴婢擅敢自專的。」劉妃聽了，瞧瞧妝盒，又看看陳林，復又說道：「裡面可有夾帶？從實說來！倘有虛偽，你吃罪不起。」陳林當此之際把生死付於度外，將心一橫，不但怕，反倒從容答道：「並無夾帶。娘娘若是不信，請去皇封，當面開看。」說著話，就要去揭皇封。劉妃一見，連忙攔住道：「既是皇封封定，誰敢私行開看！難道你不知規矩麼？」陳林叩頭說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劉妃沉吟半晌，因明日果是八千歲壽辰，便說：「既是如此，去罷！」陳林起身，手提盒子，才待轉身，忽聽劉妃說：「轉來！」陳林只得轉身。劉妃又將陳林上下打量一番，見他面上顏色絲毫不漏，方緩緩他說道：「去罷。」陳林這才出宮。這也是一片忠心，至誠感應，始終瞞過奸妃，脫了這場大難。

出了禁門，直奔南清宮內，傳：「旨意到。」八千歲接旨入內殿，將盒供奉上面，行禮已畢。因陳林是奉旨欽差，才要賜座，只見陳林撲簌淚流滿面，雙膝跪倒，放聲大哭。八千歲一見，唬得驚疑不止，便問道：「伴伴，這是何故？有話起來說。」陳林目視左右。賢王心內明白，便吩咐：「左右迴避了。」陳林見沒人，便將情由，細述一遍。八千歲便問：「你怎麼就知道必是太子？」陳林說：「現有龍袱包定。」賢王聽罷，急忙將妝盒打開，抱出太子一看，果有龍袱；只見太子哇的一聲，竟痛哭不止，彷彿訴苦的一般。賢王爺急忙抱入內室，並叫陳林隨入裡面，見了狄娘娘，又將原由，說了一遍。大家商議，將太子暫寄南清宮撫養，候朝廷諸事安頓後，再做道理。陳林告別，回朝復命。

誰知劉妃已將李妃生產妖孽，奏明聖上。天子大怒，立將李妃貶入冷宮下院，加封劉妃為玉宸宮貴妃。可憐無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，向誰申訴？幸喜冷宮的總管姓秦名鳳，為人忠誠，素與郭槐不睦，已料此事必有奸謀；今見李妃如此，好生不忍，向前百

般安慰。又吩咐小太監余忠：「好生服侍娘娘，不可怠慢。」誰知余忠更有奇異之處，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，而且素來做事豪俠，往往為他人奮不顧身，因此秦鳳更加疼愛他，雖是師徒，情如父子。他今見娘娘受此苦楚，恨不能以身代之，每欲設計救出，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來，也只得罷了。

且說劉妃此計已成，滿心歡喜，暗暗地重賞了郭槐與尤氏，並叫尤氏守自己的喜。到了十月滿足，恰恰也產了一位太子，奏明聖上。天子大喜，即將劉妃立為正宮，頒行天下。從此人人皆知國母是劉后了。待郭槐猶如開國的元勳一般，尤氏就為掌院，寇珠為主宮承御。清閒無事。

誰想樂極生悲，過了六年，劉后所生之子，竟至得病，一命嗚呼。聖上大痛，自歎半世乏嗣，好容易得了太子，偏又夭亡，焉有不心疼的呢？因為傷心過度，竟是連日未能視朝。這日八千歲進宮問安。天子召見八千歲，奏對之下，賜座閒談，問及世子共有幾人，年紀若干。八千歲一一奏對，說至三世子，恰與劉后所生之子歲數相仿。天子聞聽，龍顏大悅，立刻召見，進宮見駕。一見世子，不由龍心大喜，更奇怪的，是形容態度與自己分毫不差，因此一樂，病就好了。即傳旨將三世子承嗣，封為東宮守缺太子。便傳旨叫陳林帶往東宮參見劉后，並往各宮看視。陳林領旨，引著太子，先到昭陽正院朝見劉后，並啟奏說：「聖上將八千歲之三世子，封為東宮太子，命奴婢引來朝見。」太子行禮畢。劉后見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樣，心內暗暗詫異。陳林又奏還要到各宮看視。劉后說：「既如此，你就引去；快來見我，還有話說呢。」陳林答應著，隨把太子引往各宮去。

路過冷宮，陳林便向太子說：「這是冷宮，李娘娘因產生妖物，聖上將李娘娘貶入此宮。若說這位娘娘，是最賢德的。」太子聞聽產生妖物一事，心中就有幾分不信。這太子乃一代帝王，何等天聰，如何信這怪異之事？可也斷斷想不到就在自己身上，便要進去看視。恰好秦鳳走出宮來，（陳林素與秦鳳最好，已將換太子之事悄悄說明：「如今八千歲的世子就是抵換的太子。」秦鳳聽了大喜。）先參見了太子，便轉身進宮奏明李娘娘，不多時，出來說道：「請太子進宮。」陳林一同引進，見了娘娘，太子不由得淚流滿面。這正是母子天性攸關。陳林一見，心內著忙，急將太子引出，乃回正宮去了。

劉后正在宮中悶坐細想，忽見太子進宮面有淚痕，追問何故啼哭。太子又不敢隱瞞，便說：「適從冷宮經過，見李娘娘形容憔悴，心實不忍，奏明情由，還求母后遇便在父王跟前解勸解勸，使脫了沉埋，以慰孩兒悽慘之忱。」說著，便跪下去了。劉后聞聽，便心中一驚，假意連忙攙起，口中誇贊道：「好一個仁德的殿下！只管放心，我得便就說便了。」太子仍隨著陳林上東宮去了。

太子去後，劉后心中哪裡丟得下此事，心中暗想：「適才太子進宮，猛然一見，就有些李妃形景；何至見了李妃之後，就在哀家跟前求情？事有可疑。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宮去，並未勒死，不曾丟在金水橋下？」因又轉想：「曾記那年有陳林手提妝盒從御園而來，難道寇珠擅敢將太子交與陳林，攜帶出去不成？若要明白此事，須拷問寇珠這賤人，便知分曉。」越想愈覺可疑，即將寇珠喚來，剝去衣服，細細拷問，與當初言語一字不差。劉后更覺惱怒，便召陳林當面對證，也無異詞。劉后心內發焦，說：「我何不以毒攻毒，叫陳林掌刑追問？」他二是如此心毒，哪知橫了心的寇珠，視死如歸。可憐她柔弱身軀，只打得身無完膚，也無一字招承，正在難分難解之時，見有聖旨來宣陳林。劉后惟恐耽延工夫，露了馬腳，只得打發陳林去了。寇宮人見了陳林已去：「大約劉后必不干休，與其零碎受苦，莫若尋個自盡。」因此觸檻而死。劉后吩咐將屍抬出，就有寇珠心腹小宮人偷偷埋在玉宸宮後。劉后因無故打死宮人，威逼自盡，不敢啟奏，也不敢追究了。劉后不得真情，其妒愈深，轉恨李妃不能忘懷，悄與郭槐商議，密訪李妃嫌隙，必須置之死地地方休，也是合當有事。

且說李妃自見太子之後，每日傷感，多虧秦鳳百般開解，暗將此事，一一奏明。李妃聽了，如夢方醒，歡喜不盡，因此每夜燒香，祈保太子平安。被奸人訪著，暗在天子前啟奏，說：「李妃心下怨恨，每夜降香詛咒，心懷不善，情實難宥。」天子大怒，即賜白綾七尺，立時賜死。誰知早有人將信暗暗透於冷宮。秦鳳一聞此言，膽裂魂飛，忙忙奏知李娘娘。李娘娘聞聽，登時昏迷不醒。正在忙亂，只見余忠趕至面前，說道：「事不宜遲！快將娘娘衣服脫下，與奴婢穿了。奴婢情願自身替死。」李妃甦醒過來，一聞此言，只哭得哽氣倒噎，如何還說得出話來，余忠不容分說，自己摘廠花帽，扯去網巾，將髮散開，挽了一個辮兒；又將自己衣服脫下，放在一旁，只求娘娘早將衣服賜下。秦鳳見他。如此忠烈，又是心疼，又是羨慕，只得橫了心在旁催促更衣。李妃不得已將衣脫下，與他換了，便哭說道：「你二人是我大恩人了！」說罷，又昏過去了。秦鳳不敢耽延，忙忙將李妃移至下房，裝作余忠臥病在。

剛然收拾完了，只見聖旨已到，欽派孟彩嬪驗看。秦鳳連忙迎出，讓至偏殿暫坐：「俟娘娘歸天後，請貴人驗看就是了。」孟彩嬪一來年輕，不敢細看；二來感念李妃素日恩德，如今遭此凶事，心中悲慘，如何想得到是別人替死呢。不多時，報道：「娘娘已經歸天了，請貴人驗看。」孟彩嬪聞聽，早已淚流滿面，哪裡還忍近前細看，便道：「我今回覆聖旨去了。」此事若非余忠與娘娘面貌彷彿，如何遮掩得過去。於是按禮埋葬。

此事已畢，秦鳳便回明余忠病臥不起。郭槐原與秦公公不睦，今聞余忠患病，又去了秦鳳膀臂，正中心中機關，便不容他調養，立刻逐出，回籍為民。因此秦鳳將假余忠抬出，特派心腹人役送至陳州家內去了，後文再表。

從此秦鳳踽踽涼涼，淒淒慘慘，時常思念徒兒死的可憐又可敬，又惦記李娘娘在家中怕受了委曲。這日晚間正在傷心，只見本宮四面火起，秦鳳一見已知是郭槐之計，一來要斬草除根，二來是公報私仇：「我縱然逃出性命，也難免失火之罪；莫若自焚，也省得與他做對。」於是秦鳳自己燒死在冷宮之內。此火果然是郭槐放的，此後劉后與郭槐安心樂意，以為再無後患了。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詳細，誰也不敢泄漏。又奉旨欽派陳林督管東宮，總理一切，閒雜人等不准擅入。這陳林卻是八千歲在天子面前保舉的，從此太平無事了。如今將仁宗的事已敘明瞭，暫且擱起，後文自有交代。

便說包公降生，自離娘胎，受了多少折磨，較比仁宗，坎坷更加百倍，正所謂「天將降大任」之說。

聞言少敘，單表江南廬州府合肥縣內有個包家村，住一包員外，名懷，家富田多，驛馬成群，為人樂善好施，安分守己，因此人人皆稱他為「包善人」，又曰「包百萬」。包懷原是謹慎之人，既有百萬之稱，自恐擔當不起。他又難以攔阻眾人，只得將包家村改為包村，一是自己謙和，二免財主名頭。院君周氏，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，所生二子，長名包山，娶妻王氏，生了一子，尚未滿月；次名包海，娶妻李氏，尚無兒女。他弟兄二人雖是一母同胞，卻大不相同：大爺包山為人忠厚老誠，正直無私，恰恰娶了王氏，也是個好人；二爺包海為人尖酸刻薄，奸險陰毒，偏偏娶了李氏，也是心地不端。虧得老員外治家有法，規範嚴肅，又喜大爺凡事寬和，諸般遜讓兄弟，再也叫二爺說不出後來，就是妯娌之間，王氏也是從容和藹，在小孀前毫不較量，李氏雖是刁悍，她也難以施展。因此一家尚為和睦，每日大家歡歡喜喜。父子兄弟春種秋收，務農為業，雖非詩書門第，卻是勤儉人家。

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已四旬開外，忽然懷孕。員外並不樂意，終日憂愁。你說這是什麼意思呢？老來得子是快樂，包員外為何不樂？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，已有兩個兒子，並皆娶媳生子，如今安人又養起兒女來了。再者院君若大年紀，今又生產，未免受傷；何況乳哺三年更覺辛勞，如何禁得起呢，因此每日憂煩，悶悶不樂，竟是時刻不能忘懷。這正是家遇吉祥反不樂，時逢喜事頓添愁。

未審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